

論《集韻》的收字

趙振鐸

《集韻》在《韻例》裏面說：“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。”自注：“新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字。”五萬多字是一個龐大的數目。《集韻》是一部韻書，這個數目是就韻書字數講的。韻書裏面一個字可能有多個讀音，他出現在不同的韻內，每出現一次就算一個字，這樣一來，一個字出現在三個韻裏面就算三個字。如“吱”、“磷”、“慙”、“筭”等四個字在《集韻》裏面都出現了三次^①，每個字都應該算作三個，而一個“湛”字，他在《集韻》裏面有十個讀音，就應該算十個字，這樣一來，《集韻》的字數就自然多了起來。如果照字書的統計標準，以字頭作為統計單位，《集韻》的字數也不多，大體上是三萬多個，和它的姊妹篇《類篇》的數目非常接近^②。

就是三萬多字，在當時的韻書裏面也是最多的了。這些字是從哪裏收集來的？可以選一個小韻的字來作一些分析。這裏選青韻郎丁切“靈”字這個小韻的字作為例子^③，因為這個小韻的字比較多，有一百六十五個，它可能反映《集韻》收字的多方面情況。這裏有一個“涇”字沒有列出，《集韻》對這個字的解釋是：“水名。《楚辭》：望涇 陽兮而極浦。”這句話見於《楚辭·九歌·湘君》，字作“涇”，清人對《集韻》引的這句話多有校正^④。可以刪去不論。“獐”字出現兩次，可以合併。實際上這個小韻祇有一百六十三個字。這一百六十三個字裏面，多數字的使用範圍

并不廣，不太常用或者比較生僻。其中名物字佔的比重比較大。這和唐宋以來表示名物詞大量出現有關。

如果從引用的材料看，《集韻》在《韻例》裏面說：“今所撰集，務從該廣，經、史、諸子及小學書，更相參定。”說明它收羅的材料非常廣泛。以上面舉的這個小韻為例，除了《說文》連同它的或體外，其他還有《方言》、《博雅》（廣雅）、現在已經佚亡的《字林》、《埤倉》等辭書，諸子、史書以及集部的書都不少。還有《集韻》沒有提到而根據考訂可以查明它們出處的也還不在少數。

—

《韻例》又說：“凡字訓悉本許慎《說文》，慎所不載，則引它書爲解。”《集韻》引《說文》絕大多數是根據大徐本的反切列在相應的音讀下面。上面舉的這個小韻裏面連同它的重文或體一共二十八個，都是根據大徐本的反切列在這個小韻。因爲按照徐鉉的說法，他的注音是依照當時通行的《唐韻》注音的。

通觀《集韻》全書，按照大徐本的反切排列《說文》字頭並且註明《說文》的是大多數。有些見於《說文》的字列在別的韻類，則不標注引自《說文》。例如：

衙，通街也。（《東韻》徒東切）

按：“通街也”是《說文》對“衙”字的解釋。這裏用了這個解釋，但是沒有標出引自《說文》，因爲這個字《說文》不是這個音。《說文》這個字徐鉉音徒弄切。在去聲《送韻》徒弄切小韻收錄了這個字，引用了這個解釋，就標注了“《說文》”字樣。

雨，水從雲下也。（《語韻》歐許切）

按：“水從雲下”是《說文》對“雨”字的解釋。這裏用了

這個解釋，但是沒有引用《說文》，因為大徐本《說文》不是這個音。“雨”大徐音王矩切，在《曠韻》。而《曠韻》王矩切正收錄了“雨”字，他的釋文是：

雨，《說文》：水從雲下也。一象天，冂象雲，水霑其間也。

這正是《說文·雨部》“雨”篆的釋文。

杼，挹也。（《語韻》象呂切）

按：這個音《廣韻》作徐呂切。這是根據《廣韻》之類的韻書定的音。又：

杼，挹也，除也。（《語韻》丈呂切）

杼，《說文》：挹也，一曰除也。（同上，上與切）

後一例注明《說文》，因為這個字大徐音神與切。和上與切同音，所以編者在和大徐同音的小韻裏面收錄這個字的時候就注明《說文》。

徐鉉校訂《說文》一般是一個字一個音切，但是也有一個字注了兩個切語甚至三個切語的，在這些不同的方式，處理就常有不同的情況。如：

毆，《說文》：“擊空聲。”（《東韻》火宮切）

毆，《說文》：“擊空聲。”（《冬韻》徒冬切）

按：《說文·殳部》：“毆，擊空聲也。从殳，宮聲。”鉉音徒冬切又火宮切。《集韻》的編者兩個音下面都收錄了這個字，並且都引用了《說文》。

敦，《說文》：“怒也，詛也，一曰誰何也。”（《灰韻》都回切）

敦，《說文》：“怒也，詆也。”一曰大也，勉也。“誰何也。”（《菟韻》都昆切）

按：《說文·攴部》：“敦，怒也，詆也，一曰誰何也。从攴，韋聲。”徐鉉音都昆切又丁回切。《集韻》在這相應的兩個音切下

面都收錄了“敦”這個字，並且引用了《說文》，雖然在引用的時候文字上略有不同。

更，《說文》：“改也。”（《庚韻》居行切）

𠄎、更，《說文》：“改也。”隸作更。（《映韻》居孟切）

按：《說文·支部》：“𠄎，改也。从支，丙聲。”徐鉉音古孟切又古行切。古孟切就是《集韻》的居孟切，古行切就是《集韻》的居行切。在這兩個音下面《集韻》都收錄了“更”字，並且引用了《說文》。

𧇧，《說文》：“受錢器也。古以瓦，今以竹。”一曰𧇧如瓶，可受投書。（《講韻》戶講切）

𧇧，《說文》：“受錢器也。古以瓦，今以竹。”（《厚韻》徒口切）

按：《說文·缶部》：“𧇧，受錢器也。从缶，後聲。古以瓦，今以竹。”徐鉉音大口切又胡講切。大口切就是《集韻》的徒口切，胡講切就是《集韻》的戶講切。兩個音切下面都收錄了“𧇧”這個字，並且都引用了《說文》。

朏，《說文》：“月未盛之明。”引《周書》：“丙午朏。”（《尾韻》妃尾切）

朏，《說文》：“月未盛之明。”引《周書》：“丙午朏。”（《海韻》普亥切）

按：《說文·月部》：“朏，月未盛之明。从月出。《周書》曰：丙午朏。”徐鉉音普乃切又芳尾切。普乃切就是《集韻》的普亥切，芳尾切就是《集韻》的妃尾切。兩個音切下面都收錄了“朏”這個字，並且都引用了《說文》。

也有另外一種情況，徐鉉的兩個音切《集韻》祇有一個音切引用了《說文》。例如：

瞿，姓也。（《虞韻》權俱切）

瞿，《說文》：“鷹隼之視也。”（《遇韻》俱遇切）

按：《說文·瞿部》：“瞿，鷹隼之視也。从隹，从目，亦聲。讀若章句之句。”徐鉉音九遇切又音衢。九遇切就是《集韻》的居遇切，音衢就是《集韻》的權俱切。在俱遇切下面收錄“瞿”字，並且引用了《說文》，而在權俱切下面就沒有引用《說文》，祇注明了“姓”這個義項。

槽、槽，《說文》：“棧也。”或從巾。（《豪韻》倉刀切）

槽，《說文》：“棧也。”一曰衣失浣。（同上，財勞切）

按：《說文·衣部》：“槽，棧也。从衣，曹聲。”徐鉉音昨牢切又七刀切。昨勞切就是《集韻》的財勞切，七刀切就是《集韻》的倉刀切。在倉刀切下面引用的是《廣雅》，沒有引《說文》。財勞切下面纔引用《說文》。

幪，帛余文。（《祭韻》所例切）

幪，《說文》：“殘帛也。”（《薛韻》私列切）

按：《說文·巾部》：“幪，殘帛也。从巾，祭聲。”徐鉉音先列切又所例切。先列切就是《集韻》的私列切，所例切就是《集韻》的所例切。祇有私列切纔引用了《說文》。

稅，《說文》：“木杖也。”（《末韻》他括切）

稅，梁上楹謂之稅，通作掇。（《薛韻》朱劣切）

按：《說文·木部》：“稅，木杖也。从木，兌聲。”徐鉉音他活切又之說切。他活切就是《集韻》的他括切，之說切就是《集韻》的朱劣切。他括切的“稅”字引用了《說文》，而朱劣切的“稅”字所列的就是別的義項。

鄴，《說文》：“百家爲鄴，鄴，聚也。”一曰縣名，在南陽。（《緩韻》祖管切）

鄴，《說文》：“百家爲鄴，鄴聚也。南陽有鄴縣。”蕭何子孫續封者。（《換韻》則吁切）

按：《說文·邑部》：“鄴，百家爲鄴，鄴，聚也。从邑，贊聲。南陽有鄴縣。”徐鉉音作管切又作旦切。作管切就是《集韻》

的祖管切，作旦切就是《集韻》的則盱切。

“高”字大徐本《說文》一共收錄了三個讀音，《說文·京部》：“高，獻也。从高省。曰象進孰物形。《孝經》曰：‘祭則鬼高之。’”徐鉉音許兩切，又普庚切，又許庚切。這三個音《集韻》都有，但是并不都引用《說文》。試比較：

亨、高，嘉之會也。古作高。（《庚韻》虛庚切）

烹、高，煮也。古作高。（同上，披庚切）

高、享，《說文》：“獻也。从高省。曰象進孰物形。”引《孝經》：“祭則鬼高之”。一曰當也。隸作享。（《養韻》許兩切）這裏三條材料祇有第三條引用了《說文》。

也有一些見於《說文》的字，標注了《說文》，卻沒有用大徐的切語。例如：

鏐，《說文》：弩眉也。一曰黃金之美者。（《尤韻》力求切）

案：《說文·金部》“鏐”徐鉉音力幽切，當在《幽韻》。而《幽韻》力幽切“鏐”字注則云：“黃金美者，一曰弩眉。”沒有引用《說文》，所解釋的意義和前面引的《說文》相同。《尤韻》這個小韻還有一個“繆”字，解釋說：“蟲名。《說文》：幽繆也。”案：《說文·蟲部》“繆”字徐鉉音力幽切，也當在《幽韻》。而《幽韻》力幽切的“繆”字注明：“蟲名，幽繆也。”意義完全相同，沒有注明《說文》。

箴，吹簫。（同上，雌由切）

案：《說文·竹部》：“箴，吹簫。”徐鉉音七肖切。而《集韻》與徐鉉音相應的《宵韻》千遙切“箴”字的注文卻是：“簫管一名箴。”沒有引《說文》。

霖，《說文》：霖雨也。南陽謂霖霖。（《侵韻》鋤簪切）

案：《說文》見《雨部》，徐鉉音銀箴切。而《集韻》與徐鉉音相應的《侵韻》魚音切祇注作“霖雨也”，沒有引《說文》。

燂，《說文》：火熱也。（《覃韻》徒南切）

案：《說文》見《火部》，徐鉉音大甘切又徐鹽切。檢《集韻》相應的小韻，與大甘切相當的《談韻》徒甘切和與徐鹽切相當的《鹽韻》徐廉切都沒有收“燂”字。

鑣、鏘，《說文》：銳也。一曰犁鐵。或從岑。（《銜韻》鋤銜切）

案：《說文·金部》“鑣”篆徐鉉音士銜切。《集韻·銜韻》沒有士銜切這個小韻。

駟、馱，《說文》：馬疾步也。或從凡。（《凡韻》符咸切）

案：《說文》見《馬部》，徐鉉音符嚴切，在《集韻·嚴韻》與符嚴切相應的是扶嚴切，這個小韻祇有一個“汜”字。沒有“駟”字。

倉，《說文》：覆蓋也。（《盍韻》乙盍切）

案：《說文·皿部》“倉”篆徐鉉音烏合切，在《合韻》。而《合韻》遏合切小韻裏面沒有收這個字。

至於《說文》不見，就注明根據別的書籍。如《青韻》郎丁切小韻的“呤”字下面引證《埤倉》，“櫪”“鈴”字下面引證《方言》，“鬘”字下面引證《博雅》都是。沒有引證文獻而確有來源可考的也不在少數。例如：

醜，山神，人面獸身。

案：《山海經·大荒東經》：“有小人國，名靖人，有神人面獸身，名曰犁醜之尸。”

吟，吟矚，日光。

案：《廣韻》：“吟，吟矚，日光，出道書。”

矚、伶、矚，矚研，行兒。或從彳，從足。

案：《廣韻》：“矚，徐行不正兒。出《異字音》。”

論，銜也。

案：《顏氏家訓·文章篇》：“吾見世人，全無才思，自謂清華，流布醜拙，亦以衆矣，江南號爲詭痴符。”

艦、舩，舟也。一曰舟有翳者。或從令。

案：卷子本《玉篇》：“艦”引《字書》：“艦，船上有屋也。”又《楚辭·九章·涉江》：“乘舩船余上沅兮，齊吳榜以擊汰。”

這裏僅祇是一些常見的例子。如果仔細地考察，數量將會更大。

《集韻》很推重《說文》，有些字《說文》之前的辭書或舊注已經有解釋，但是他仍然引用《說文》。《爾雅》和《詩經》毛傳寫定的時代都在《說文》之前，《集韻》對於這些訓詁都不引用，仍然引用比他們晚的《說文》。試比較：

尸，《說文》：“陳也。”（《脂韻》升脂切）

按：《爾雅·釋詁》：“尸，陳也。”《詩·小雅·祈父》：“胡轉予于恤，有母之尸饗。”毛傳：“尸，陳也。”

宵，《說文》：“夜也。从宀，宀下冥也。”（《宵韻》思邀切）

按：《爾雅·釋言》：“宵，夜也。”《詩·召南·小星》：“肅肅宵征，夙夜在公。”毛傳：“宵，夜也。”

壯，《說文》：“大也。”（《漾韻》側亮切）按：《爾雅·釋詁》：“壯，大也。”《詩·小雅·采芑》：“方叔元老，克壯其猶。”毛傳：“壯，大也。”

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不少。下面再舉一些《爾雅》的例子。

增，《說文》：“益也。”（《登韻》咨騰切）按：《爾雅·釋言》：“增，益也。”

序，《說文》：“東西牆也。”（《語韻》象呂切）按：《爾雅·釋宮》：“東西牆謂之序。”杜，《說文》：“甘棠也。”（《姥韻》動五切）按：《爾雅·釋木》：“杜，甘棠。”

稌，《說文》：“稻也。”（同上）按：《爾雅·釋草》：“稌，稻。”

愷，《說文》：“愷，樂也。”（《海韻》可亥切）按：《爾雅·釋詁》：“愷，樂也。”

再舉一些《詩經》毛傳的例子。

恫，《說文》：“痛也。”（《東韻》他東切）按：《詩·大雅·思齊》：“惠于宗公，神罔時怨，神罔時恫。”毛傳：“恫，痛也。”

庸，《說文》：“用也。”（《鐘韻》余封切）按：《詩·王風·兔爰》：“我生之初，尙無庸。”毛傳：“庸，用也。”

坻，《說文》：“小渚。”引《詩》：“宛在水中坻。”（《脂韻》陳尼切）按：《詩·秦風·蒹葭》：“遡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坻。”毛傳：“坻，小渚也。”

娛，《說文》：“樂也。”（《虞韻》元俱切）按：《詩·鄭風·出其東門》：“縞衣茹蘆，聊可與娛。”毛傳：“娛，樂也。”

吉，《說文》：“善也。”（《質韻》激質切）按：《詩·召南·摽有梅》：“求我庶士，迨其吉兮。”毛傳：“吉，善也。”

也還有個別情況，同一個字分列在不同小韻，都引用《說文》。如：

髻，《說文》：髻也。一曰長兒。（《鹽韻》離鹽切）

髻，《說文》：髻也。一曰長兒。一曰髻髻，髮垂。（《沾韻》勒兼切）

“髻”字《說文·髟部》鉉音力鹽切，和離鹽切同音。另一個切語勒兼切卻不是徐鉉的切語，而應該是另有來源。

二

兩個或兩個以上文字符號記錄同一個詞的一組字，通常稱之為異體字。我國字典編纂很早就注意到異體字的收列。《說文》的重文或體實際上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異體字。歷代的字書、韻

書都很留意異體字。《集韻》收列的異體字數量非常可觀。前面舉到郎丁切這個小韻裏面就有三十八組異體字，每組異體字少的有兩個，多的有五個，而就全書來說有的異體字組包括的異體字還會多一些。如《鍾韻》力鐘切“龍”這一組有六個，《洽韻》迄洽切“恰”這一組有七個，《模韻》洪孤切“黏”這一組有八個，《之韻》居之切“箕”組有九個，《錫韻》狼狄切“鬲”組有十個，而《僊韻》諸延切“饅”組竟有十一個之多。但是一般情況一組異體字多數是兩三個。

異體字列在第一個的多數是常見字。如：

楓、蠶，《說文》：厚葉，弱枝，善搖。一名聶。或從林。（《東韻》方馮切）

厓、崖、顏，《說文》：山邊也。或作崖、顏，亦書作岬。（《佳韻》宜佳切）

伸、信，《說文》：屈伸。經典作信。通作申。（《真韻》升人切）

欣、愀、愀，《說文》：笑喜也。或作愀、愀。（《欣韻》許斤切）

芹、蘄，《說文》：楚葵也。今水中芹菜。亦作蘄。（同上，渠巾切）

蚺、蝮，《說文》：榮蚺，蛇醫。以注鳴者。亦作蝮。（《元韻》愚袁切）

過、渦，《說文》：水。受淮陽扶溝浪蕩渠，東入淮。或省。亦姓。（《戈韻》古禾切）

葩、苜，《說文》：華也。或省。（《麻韻》披巴切）

這些組字的第一個字都見於《說文》，它們在古代都屬於常用字的範疇。用他們來統帥同組的異體字無疑有利于查檢。把與它有異體關係的字列在後面，並且在注文裏面進行說明，偏旁不同用“或從”，文字形體不同或部分不同的用“或作”或“亦

作”，就全書看，用“或作”比“亦作”多；省去了形體的某個部件則用“或省”，表示異體字是古體的則寫作“古作”。

也有第一個字不列《說文》，但是它們還是屬於常用字。如：

蛇、虵、迤，委蛇，委曲自得兒。或作虵、迤。（《支韻》余支切）

嵬、巍、崙，《爾雅》：石戴土謂之崔嵬，或作巍、崙。（《灰韻》吾回切）

徇、徇、徇，使也，一曰徧示。或作徇、徇。（《諄韻》松倫切）

焚、剷、爇、憤、燔，火灼物也。或作剷、爇、憤，古作燔。（《文韻》符分切）

籌、壽，《方言》：戴也。或省。（《豪韻》徒刀切）

珂、砢，石次玉。或从石。（《歌韻》丘何切）

芒、茫，芒芒，廣大兒。或从水芒。又姓。（《唐韻》謨郎切）

澹、濳、濳、濳，濃澹，水回兒。或从縈，从榮，从榮。（《清韻》維傾切）

偷、愉，苟且也。或从心。（《侯韻》他侯切）

墅、野，田廬也。或省。（《語韻》上與切）

這十組異體字的第一個字是常用或比較常用的，有的雖然也見於《說文》，由于這些字大徐本的音切不在所舉的那個小韻下面。所以《集韻》的編者沒有在釋義前面舉出《說文》這個書名。

還有從文字的歷史情況表示字的異體關係的，如說“古作”、“籀作”、“隸作”的。這類字在全書裏面佔的比重並不大。如：

聰、聰，《說文》：“察也。”一說耳病。晉殷仲堪父患耳聰。古作聰。（《東韻》麤叢切）

邕、邕，《說文》：“四方有水自邕成池。”又州名。籀作

𡵓。(《鍾韻》於容切)

𡵓、𡵓，恭也。籀作𡵓。(《脂韻》延知切)

時、𡵓，《說文》：“四時也。”一曰伺也。一曰是也。古作𡵓。亦姓。(《之韻》市之切)

薇、蕞，《說文》：“菜也，似藿。”籀省。(《微韻》無非切)

如、女，《說文》：“從隨也。”一曰而世若也，往也，然也。亦姓。古作女。(《魚韻》人余切)

齋、齋、齊、𡵓、齋、齋，《說文》：戒潔也。隸作齋、齊，古作𡵓，籀作齋，或齋。(《皆韻》莊皆切)

散、散，雜肉也。隸作散。(《緩韻》顛早切)

也有稱“古書作”的。如：

桐，木名。《說文》：榮也。又姓。古書作梟。(《東韻》徒東切)

邛、岐、𡵓，地名。或作岐、𡵓。古書作𡵓。(《支韻》渠羈切)

𡵓，忸怩，心慚也。古書作𡵓。(《脂韻》女夷切)

凡是用“古書作”的，這個字祇見於注文當中，沒有在正文列為字頭。

從資料的來源看，異體字有不少可以在前代典籍裏面找到他的根據，如：

𡵓、𡵓，穀不成也。或从米。(《脂韻》)

按：《左傳·定公十年》：“若其不具，用秣稗也。”杜注：“秣，穀不成者。”釋文：“秣音鄙。穀不成者也。《字林》音匕，又作𡵓，又必履反。”《玉篇·米部》：“𡵓，補履反，不成谷也。俗秣字。”

𡵓、狸、埋，《說文》：瘞也。或作狸、埋。(《皆韻》謨皆切)

按：引《說文》見《艸部》，徐鉉音莫皆切。《淮南子·時則》：“掩骼埋骹。”或作狸、埋者，張參《五經文字·豸部》：“狸，經典或借用爲埋字。”《墨子·備城門》：“轉射機，機長六尺，狸一尺。”《玉篇·土部》：“埋，瘞也。”《儀禮·聘禮》：“又入取幣降，卷幣實于笄，埋于西階東。”

隅、偶，肩前也。或从骨。（《灰韻》吾回切）

按：《詩·小雅·車攻》：“徒御不驚，大庖不盈。”毛傳：“自右膘而射之，達于右隅爲上殺。”釋文：“隅，本亦作偶，音愚。又五厚反。謂肩前也。《說文》同，郭音偶，謂肩前兩間骨。何休注《公羊》：自左膘射之，達于右隅中心死疾鮮潔也。又五回、五公二反。”這個字根據的是《釋文》的又音列在《灰韻》。

台、能，三台星名。或作能。……（《哈韻》湯來切）

按：《後漢書·孝安帝紀》：“推咎台衡，以蒼天眚。”李賢注：“台謂三台，三公象也。”或作能者，《史記·天官書》：“魁下六星，兩兩相比者，名曰三能。”集解引蘇林曰：“能音台。”

桑，《說文》：“蠶所食葉木也。”又姓。或書作柔。（《唐韻》蘇郎切）

按：《廣韻·唐韻》認爲“柔”是“桑”的俗字。應該說這個字的來源是比較早的。《三國志·蜀志·霍王向張楊賈傳》的《楊洪傳》裴松之注記載了楊洪門下書佐何祈的一段故事，摘錄如次：“（祈）嘗夢井中生桑，以問占夢趙直，直曰：‘桑非井中之物，會當移植；然桑字四十下八，君壽恐不過此。’祈笑言‘得此足矣。’”所謂“四十下八”正是“柔”字。足見這個字很早就有了。

偉、彙，《說文》：“奇也。”一曰美也。或作彙。（《尾韻》羽鬼切）

按：《易·泰卦》：“初九，拔茅茹，以其彙，征吉。”釋文：“彙，李于鬼反。傅氏注云：彙，古偉字，美也。”

墅、野，田廬也。或省。（《語韻》上與切）

按：曹植《梁甫行》：“劇哉邊海民，寄身於草墅。”這是田廬的義思。省去土旁的“野”字，在《大戴禮記·曾子制言上》裏面就有用例。他說：“近市無賈，在田無野，行無據旅，苟若此則夫杖可同駕馬。”盧辯注：“無野，無田廬也。”

杼、茅，木名，栩也。或作茅。亦書作柔。（同上）

按：這就是櫟樹，今天通常稱為麻櫟。這幾個字在前代文獻裏面都有用例。《爾雅·釋木》：“栩，杼也。”《莊子·山木篇》：“衣裘褐，食杼栗。”釋文：“杼，食汝反。又音序。”或作苻者，《莊子·齊物論》：“狙公賦茅，曰朝三而暮四。”釋文：“茅，音序。徐食汝反。李音予。司馬云：橡子也。”亦書作柔者，《玉篇·木部》：“柔，時渫切。栩也，今爲杼。”

咍、休，噢咍，痛聲。或省。（《噴韻》火羽切）

按：陸贄《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》：“瘡痛呻吟之聲，噢咍未息；忠勤戰守之效，賞賚未行。”柳宗元《謝李中丞安撫崔簡戚屬啓》：“匡困資無，闔境知噢咍之德。”都用了這個詞。省作休，出現的文獻要早，《左傳·昭公三年》：“而或煨休之。”杜注：“煨休，痛念之聲。”

侮、佞、侮、媿、務，《說文》：“傷也。”一曰慢也。古作佞、侮、媿。或作媿、務。（同上，罔甫切）

按：這一組字裏面除了“佞”、“侮”兩個字祇有《類篇》裏面有記錄外，其餘四個字都有用例。“侮”字常見，《詩·大雅·烝民》：“不侮矜寡，不畏強禦。”根據《說文》的記載，“侮”是“媿”的古文。《漢書·五行志》：“又三家已彊，皆賤公行，慢侮之心生。”至於最後兩個字，也有用例。《漢書·張良傳》：“四人年老矣，皆以上媿媿士，故逃匿山中，義不爲漢臣。”顏注：“媿，古侮字。”《詩·小雅·常棣》：“兄弟鬩于牆，外御其務。”釋文：“務，如字。《爾雅》云：媿也。讀者又音侮，此從《左傳》

及《外傳》之文。”

但是也有不少異體字在典籍上找不到用例。近年有學者從考古發現的一些古代寫本裏面找到了一些用例，可以補前代沒有用例的缺失。如：

噉、滸，《說文》：“號也。”或作滸。（《齊韻》田黎切）

按：《捉季布變文》：“季布聞言而滸泣，自往難危切莫論。”

焚、熾，火灼物也。或作熾。（《文韻》符分切）

按：《伍子胥變文》：“執炬火以熾毛，如何不盡。”

躄、踣，《說文》：“踣也。”或作踣。（《龜韻》徂尊切）

按：《伍子胥變文》：“水畔踣身，即坐吃飯。”

雅、鴟，《說文》：“楚鳥也。”一名鷲，一名卑居，秦謂之雅。或作鴟。（《麻韻》於加切）

按：《百鳥名》：“日月鳥夜觀星象，赤背鴟晝望烟雲。”

承、丞，《說文》：“奉也。”受也。又姓。或作丞。（《蒸韻》辰陵切）

按：《頻婆娑羅王後宮彩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》（斯三四九一）：“夫人松柏同貞，長丞貴寵。”

湫、臆，股間。或从臆。（《尤韻》雌由切）

按：《舜子變》：“把舜子頭髮，懸在中庭樹地，從頭決到腳湫，鮮血遍流灑地。”

喜、愔，《說文》：“樂也。”或从心。（《止韻》訖己切）

按：《韓朋賦》：“婦聞夫書，何故不愔。”

這些材料不僅說明當時的確有這些字，祇是後來由于種種原因，如文字的規範，科舉考試講求正字等，使得一些異體字逐漸失去了他們的地位，最終消失掉了。《集韻》編者所看到的典籍有些今天不一定能夠看見，它收錄的許多字祇有在他的姊妹篇《類篇》裏面纔可以查到，這是非常寶貴的材料，不能夠因為他們沒有文獻材料作依據就輕易把他們作為“死字”而不去研究。

應該看到，這樣一部份量相當大的書，在個別異體字的處理上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，清代學者校理《集韻》多有發現。

窻、囟、窗、叻，通孔也。鄭康成曰：“窻助戶爲明。”古作囟，或作窻、窗、叻。（《東韻》麤叢切）

按：“囟”不應該和“窻”等字列爲一組。李貽德曰：“囟，《說文》：在屋曰囟。應入楚江切。讀若麤叢切，《廣韻》所云竈突，與‘窻’字異體。不當類列混之。”^⑥

崔、摧、佳、萃、隤，崔崔，高大也。或作摧、佳、萃、隤。（《脂韻》遵綏切）

按：李貽德曰：“《說文》：‘萃危，高也。’又《莊子·齊物論》‘畏佳’李頤云：‘畏佳，山阜兒。’《甘泉賦》：‘摧摧而成觀。’《詩》：‘山冢萃崩。’《廣韻》：‘隤，頽兒。’雖皆有山義，而《集韻》并與‘崔’同，恐肱爲牽合耳。”

樺、樗、櫨，《說文》：“木也。”一曰惡木。或從雩，從慮。（《魚韻》抽居切）

按：某氏校本引汪遠孫曰：“《說文》：樺，木也。丑居切。樗，木也。其皮裹松脂，讀若華，乎化切。判然二字。”^⑦方成珪說同。“樺”、“樗”兩個字不是異體關係。

蕘、第、第，《說文》：“艸。一曰卉木初生葉貌。或作第、第。”（《齊韻》田黎切）

按：《說文·艸部》“蕘”篆段玉裁注：“錯本作‘蕘’，夷聲。鉉本作‘第’。今鉉本篆體尙未全誤。考《廣韻》、《玉篇》、《類篇》皆本《說文》云：‘第，艸也。’知《集韻》合‘第’、‘蕘’爲一字之誤矣。蕘見《詩》，茅之始生也。”

隈、隄，《說文》：“水曲隄也。”一曰厓內爲隄，外爲隈。或作隄。（《灰韻》烏回切）

按：馬釗曰：“隄居誤阻。案：厓內爲隄，外爲隈。《爾雅·釋丘》文。陸氏見《大雅》鄭箋有水之外曰鞫之語，故《釋文》

改《爾雅》外爲隈作外爲鞫。孔氏《詩正義》與《釋文》同。《詩》芮鞫釋文云：《韓詩》作芮阮。顏注《漢書·地理志》同阮，又作坳，用《周禮·職方氏》注，阮乃鞫之異文，非隈之別字也。丁氏既不知譌本《爾雅》之隈爲鞫，而又據《韓詩》之鞫爲阮，合併隈、阮一字，從九得聲，得有烏回一切乎？”^⑦方成珪的看法與馬氏大體相同。

祓、袂，《說文》：“宗廟奏祓樂。”或從衣。（《哈韻》柯開切）

按：《說文》見《示部》，徐鉉音古哀切。陳鱣校：“按：袂，衣裾也。不當同祓。祓，《韓詩》戒也。”

紉、疝、絢、約，《說文》：“圓采也。”一曰縹也。《儀禮》作絢、約。（《諄韻》松倫切）

按：馬釗曰：“案：紉與絢、約依《說文》非一字。”

頎、盼、頰，大首兒。一曰衆兒。或从肉，亦作頰。（《文韻》符分切）

按：姚覲元曰：“段云：‘頰不得入汾紐下。音符分切恐誤收。’”馬釗曰：“頰不得與頎、盼爲一字。《廣韻》無。”

芄、藿，《說文》：“芄蘭，莞也。”引《詩》“芄蘭之枝”。《爾雅》作“藿。”（《桓韻》胡官切）

按：方成珪曰：“汪氏云：‘《釋草》：藿，芄蘭。’是芄蘭一名藿。並非一字，此誤。”

鞞、鞞、鞞，柔革工^⑧。或从章，从陶。（《巧韻》都巧切）

按：馬釗曰：“柔，局誤桑。《爻韻》、《覺韻》皆云柔革工。案：鞞即鞞之異體，鞞字誤。此攻皮非搏埴也。或鞞作鞞，因傳寫作鞞耳。”

校書如掃落葉，《集韻》裏面這種錯訛遠不止清人校勘的這些，可以補充的地方還非常多。如：

剗、鐮，《說文》：“大鐮也。一曰摩也。”或作鐮。（《哈韻》魚開切）

按：《史記·淮南衡山列傳》：“非直適戍之衆，鐮鑿棘矜也。”集解引徐廣曰：“大鐮謂之剗。音五哀反，或是鐮乎？”這就是“或作”所本。意思是說“剗”和“鐮”都表示大鐮。但是根據索隱引鄒誕生的注音，這個“鐮”音機。他們是同物異名字，讀音不同，不是異體字。

獾、獾、獾、貄、獾，《說文》：“野豕也。”《爾雅》：“狼牡，獾。”亦作獾、獾、貄、獾。（《桓韻》呼官切）

按：《方言》第八：“獾，關西謂之獾。”郭璞注：“獾音歡。獾音波湍。”“獾”、“獾”讀音不同，屬於同物異名字，不是異體。

三

唐朝顏元孫撰《干祿字書》，對通行的文字分爲俗、通、正三體，並且對每一體都有所說明。他說：“所謂俗者，例皆淺近，唯籍帳、文案、契券、藥方非涉雅言，用亦無爽。儻能改革，善不可加。所謂通者，相承久遠，可以施表奏、牋尺牘、判狀，固免詆訶。（自注：若須作文，言及選曹詮試，兼擇正體用之尤佳。）所謂正者，并有憑據，可以施著述、文章、對策、碑碣，將爲允當。（自注：進士考試理宜必遵正體；明經對策貴合經注本，又碑書多作八分，任別詢舊則。）”這個三分法對於研究漢字還是有一定作用的。

前面已經提到，《集韻》收錄俗字，除了辨證它的不當而指出它是俗字外，其餘大都不標出它是俗字。

徐鉉校訂《說文》，對於當時一些俗字作過分析，凡是與《說文》不合的，他都認爲“非是”，加以排斥。而《集韻》的編

者卻把這些字都認為是某字的異體字。

𠵹、謹、喧，《說文》：“驚噓也。”亦作𠵹、喧。通作誼。（《元韻》許元切）

按：《說文·𠵹部》“𠵹”篆下徐鉉等曰：“或通用謹。今俗別作喧，非是。”徐鉉不贊同俗字“喧”的地位，其實很早以前這個“喧”字已經廣泛使用。如陶潛的《飲酒》詩裏面就有“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”的句子。《集韻》是作為“𠵹”的異體字處理的。

眠、瞑，《說文》：“翕目也。”或作瞑。（《先韻》民堅切）

按：《說文·目部》祇有“瞑”字，方成珪指出：“案：《說文》作瞑，當以瞑為正。”說明《集韻》編者把“眠”字作為第一字違反了他的編排體例。《說文》“瞑”篆下徐鉉等曰：“今俗別作眠，非是。”徐鉉認為“眠”是一個俗字，而且“非是”。其實“眠”字在古代文獻裏面已經是一個常用字了。《列子·周穆王》：“（古莽之國）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，五旬一覺。”

𣎵、𣎵、杉，《說文》：“木也。”或省，亦作杉。（《銜韻》師銜切）

按：《說文·木部》：“𣎵，木也。”徐鉉等曰：“今俗作杉，非是。”其實“杉”字在很早以前就廣泛使用。杜牧《池州弄水亭》：“杉樹碧為幢，花駢紅作堵。”

𣎵、炬、筴，《說文》：“束葦燒。”或從火，從竹。一曰筴勝，艸名。（《語韻》白許切）

按：徐鉉等曰：“今俗別作炬，非是。”這個字文獻裏面常用作“筴”的異體。如：《史記·田單列傳》：“牛尾炬火，光明炫耀。”《淮南子·說山》：“亡者不敢夜揭炬。”《集韻》認為是“筴”字的異體字。

俯、俛、俯，《說文》：“低頭也。太史卜書頽仰也如此。

揚雄曰：人面頰。”或作俛、俯。（同上，匪父切）

按：徐鉉等曰：“俯首者逃亡之殂，故從逃省。今俗作俯，非是。”“俯”作為“頰”的異體，文獻不乏用例。如：

《易·繫辭上》：“仰以觀於天文，俯以察於地理。”

《禮記·禮運》：“其餘鳥獸之卵胎，皆可俯而窺也。”

《新書·過秦上》：“百粵之君，俯首繫頸，委命下吏。”

韋應物《答劉西曹》：“千齡事雖邈，俯念忽已周。”

都是這方面的例子。說明它已經有很強的生命力。

主、炷，《說文》：“鐙中火主也。”或作炷。（同上，腫庾切）

按：徐鉉等曰：“今俗別作炷，非是。”這個“炷”字在文獻裏面使用的頻率也很高。如：

王粲《漢末英雄記》：“卓素肥，膏流浸地，草爲之丹。守吏暝以爲火炷，置卓臍中以爲燈，光明達旦。”（《三國志·魏志·董卓傳》裴注引）

傅玄《燈銘》：“素膏流液，玄炷亭亭。”

《傅子》：“炷大而明，明則膏消；炷小而暗，暗則膏息。”

《讀曲歌》之七十七：“然燈不下炷，有油那得明。”

《南史·夷貊海南諸國扶南國傳》：“後東行漲海千餘里，至自然大洲，其上有樹生火中，洲左近人剝取其皮，紡績作布，以爲手巾，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，若小垢滲，則投火中，後更精潔。或作燈炷，用之不知盡。”

《干祿字書》裏面有些俗字，《集韻》也收錄了。例如：

《平聲》：“堦、階，階砌字。上俗，下正。合作階級之階。”

按：《集韻·皆韻》居諧切“階”字下收錄了這個俗字“堦。”

又：“猿、援、媛，上俗，中通，下正。今不行。”

按：《集韻·元韻》于元切“媛”字下收錄了這個俗字“猿”。

又：“餽、肴，上俗，下正。”

按：《集韻·爻韻》何交切“肴”字下收錄了這個俗字“餽”。
又：“鴉、鴉，上俗，下正。”

按：《集韻·麻韻》于加切“雅”字下收錄了這個俗字“鴉”。
《上聲》：“儻、舞，上俗，下正。”

按：《集韻·嘯韻》罔甫切收錄了這個俗字“儻”。
《去聲》：“麵、麪，上俗，下正。”

按：《集韻·霰韻》暗見切“麪”字下收錄了這個俗字。
《入聲》：“煞、殺，上俗，下正。”

按：《集韻·黠韻》山戛切“殺”字下收錄了這個俗字。

一些宋代辭書，如《龍龕手鑿》《廣韻》《大廣益會玉篇》裏面的俗字，有的《集韻》收錄了，有的對它有所辨正，指出它的不當；也有一些沒有收錄。

《龍龕手鑿》裏面的俗字非常多，《集韻》收錄的僅是其中的少部分。例如：

《手鑿·金部》：“錫，俗。”“錫，正。音羊。兵名，又爲馬頭飾。”

按：《集韻·陽韻》余章切：錫、錫，《說文》：“馬頭飾也。”
引《詩》：“鈎膺鏤錫。”一曰鑠車輪鐵。或作錫。

《手鑿·身部》：“體，俗、通。他禮反。體作體，軀體。”

按：《集韻·齊韻》土禮切：體、體，《說文》：“總十二屬也。”或从身，俗作躰，非是。

《手鑿·草部》：“藝，俗。”“藝，正。魚祭反。藝能也。”

按：《集韻·祭韻》倪祭切：藝、藝、藝，《說文》：“種也。”
或作藝、藝。

《手鑿·火部》：“烟，俗。”“煙，正。伊堅反，臭也，火氣也，泉也。”

按：《集韻·先韻》因蓮切：煙、烟，《說文》：“火氣也。”或从因。

《手鑿·土部》：“墻，俗。食羊反。正作墻。”

按：《集韻·陽韻》慈良反：牆、墻，《說文》：“垣蔽也。”或作墻。（同上，慈良反）

《玉篇》和《廣韻》也收有俗字。其中有一些俗字爲《集韻》所收錄。見於《玉篇》的如《身部》不僅把“體”認爲是“體”的俗字，還把“躰”也認爲是“體”的俗字。下面再舉一些例子：

《玉篇·玉部》：“玳，音袋。俗以瑋瑋作玳。”

按：《集韻·代韻》待戴切：瑋、玳，瑋瑋也。亦作玳。

《玉篇·色部》：“艷，羊念切。俗管字。”

按：《集韻·艷韻》以贍切：豔、艷、閭，《說文》：“好而長也。从豐，豐，大也。”引《春秋傳》：“美而豔。”隸作艷，或作閭。

《玉篇·木部》：“牀，仕良切。《說文》曰：‘安身之坐者。’”“床，同上，俗。”

按：《集韻·陽韻》仕莊切：牀、床，《說文》：“安身之坐者。”或作床。

又：“柎，奴含、而鹽、而剡三切。葉似桑，子似杏而酸。《爾雅》云：‘梅，柎。’”

按：《集韻·覃韻》那含切：柎、楠，木名。《爾雅》：“梅，柎。”或从南。按：“柎”即是“柎”字。

《玉篇·竹部》：“筈，式氏切。俗矢字。”

按：《集韻·旨韻》矧視切：矢、筈，《說文》：“弓弩矢也。”或从竹。

《廣韻》裏面標的俗字和《玉篇》不盡相同，其中有一些俗字被《集韻》收錄了。例如：

《廣韻·脂韻》：“掇，摧也。又奴禾切。俗作掇。”（儒佳切）

按：《集韻·脂韻》儒佳切：掇、掇，兩手相切摩也。或作掇。

《廣韻·之韻》：“狸，野貓。”“狸，俗。”（里之切）

按：《集韻·之韻》陵之切：狸、狸，《說文》：“伏獸似狸。”或作狸。

《廣韻·虞韻》：“須，意所欲也。《說文》曰：‘面毛也。’俗作鬚。”“鬚俗。”

按：《集韻·虞韻》詢趨切：須、鬚，《說文》：“面毛也。”或从髟。徐鉉曰：“借爲所須之須。”

《廣韻·虞韻》：“芻，芻豢。《說文》云：‘刈草也。’俗作藟。”（測隅切）

按《集韻·虞韻》窻兪切：芻、藟，《說文》：“刈艸也。象束艸之形。”亦姓。或从艸。

《廣韻·先韻》：“豨，大豕也。一曰豕三歲。”“豨，俗。”（古賢切）

按：《集韻·先韻》經天切：豨、豨、豨，《說文》：“三歲豕肩相及者。”引《詩》：“并驅從兩豨兮。”或作豨。

《廣韻·歌韻》：“拖，曳也。俗作拖。”（托何切）

按：《集韻·戈韻》湯何切：拖、拖、拖，《說文》：“曳也。”或作拖，亦省。

《廣韻》：“豨，豕也。子路佩豨。《說文》曰：‘牡豕也。’”“豨，俗。”（古牙切）

按：《集韻·麻韻》居牙切：豨、豨，《說文》：“牡豕也。”或从犬。

《集韻》裏面辨正俗字有不少似乎是針對《廣韻》的。例如：拌，《方言》：“楚人凡揮棄物謂之拌。”俗作拚，非是。

(《桓韻》鋪官切)

按：《廣韻》：拌，棄也。俗作揜。(《桓韻》普官切)

關，《說文》：“以木橫持門戶也。”一曰通也。亦姓，或省。俗作閔，非是。(《刪韻》姑還切)

按：《廣韻》：“關，《說文》：‘以木橫持門戶也。’《聲類》曰：‘關，所以閉也。’又姓，《風俗通》云：關令尹喜之後，蜀有前將軍關羽河東解人。”“閔，俗。”(《刪韻》古還切)

岡，《說文》：“山脊也。”通作坑，俗作崗、堽，非是。(《唐韻》居郎切)

按：《廣韻》：岡，《爾雅》曰：“山脊，岡。”“崗，又作堽。並俗。”(《唐韻》古郎切)

款、欸，《說文》：意有所欲也。或从柰，俗作欸，非是。(《緩韻》苦緩切)

按：《廣韻》：“款，誠也，叩也，重也，愛也。”“欸，上同。”“欸，俗。”(《緩韻》苦管切)

亶、單，《說文》：“多穀也。一曰誠也，厚也。或作單。俗作亶，非是。(同上，黨早切)

按：《廣韻》：“亶，信也，厚也，大也，多也，谷也。俗作亶。”(《早韻》多早切)

斷，截也。俗作断，非是。(《緩韻》靚緩切)

按：《廣韻》：“斷，斷絕也。俗作断、断。”(《緩韻》都管切)

《集韻》對一些俗字的批評，也有失之偏頗的地方。有許多俗字早就在羣衆中流傳開了，有相當的羣衆基礎，文獻裏面也屢屢出現。不承認它是不妥當的。

叢，《說文》：“聚也。”俗作藜，非是。(《東韻》徂聰切)

方曰：“案：‘叢藜棧棧’見《漢書·息夫躬傳》，字亦不俗。

……《詩·葛覃》釋文：‘叢俗作藜。’《廣韻》以爲叢俗字。”前代文獻裏面也不乏用例。如：

《楚辭·招魂》：“五穀不生，藜菅是食。”

阮籍《大人先生傳》：“龐木皆未成林，而荆棘已藜乎阿房。”

韓愈《送李愿歸盤谷序》：“泉甘而土肥，草木藜茂。”

吳，《說文》：“姓也。”俗從口，從天，非是。（《模韻》訛胡切）

按：從口，從天爲“吳”在很早以前就出現了。根據《三國志·吳志·薛綜傳》的記載：

蜀國的使者張奉和薛綜的對答。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尙書闕澤姓名以嘲澤，澤不能答。綜下行酒，因勸酒曰：“蜀者何也？有犬爲獨，無犬爲蜀，橫目苟身，蟲入其腹。”奉曰：“不當復列君吳邪？”綜應曰：“無口爲天，有口爲吳，君臨萬邦，天子之都。”于是衆坐喜笑，而奉無以對。

裴松之在這條材料下引虞預《江表傳》記載了與此相關的另外一個說法，作補充。

費禕聘于吳，陛見，公卿侍臣皆在坐。酒酣，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，言及吳、蜀。禕問曰：“蜀字云何？”恪曰：“有水者濁，無水者蜀。橫目苟身，蟲入其腹。”禕復問：“吳字云何？”恪曰：“無口者天，有口者吳。下臨滄海，天子帝都。”

並且說：“與本傳不同。”可見“口天爲吳”這個字在當時已經有深厚的羣衆基礎。後來文獻裏面也不乏用例。要否定它是困難的。直到今天它還是“吳”字通行的簡體字。

船，《說文》：“舟也。”《方言》：“自關而西謂之船。”又姓。或書作舩，俗作舩，非是。（《僊韻》食川切）

按：“舩”字前代文獻已經常見，已經約定俗成。且看下面這些例子：

《商君書·弱民》：“濟大川而無舡楫也。”

《漢書·項籍傳》：“已渡，皆沉舡。”

阮瑀《爲曹公作書與孫權》：“昔赤壁之役，遭離疫氣，燒舡自還，以避惡地。”

都用了“舡”字，恐怕不好不承認它。

覩，《說文》：“好視也。”一曰覩縷，委曲也。俗從爾，非是。（《戈韻》盧戈切）

按：這個字《廣韻》作“覩”，從爾。文獻裏面也不乏用例。如：

王延壽《王孫賦》：“忽踴逸而輕迅，羌難得而覩縷。”

左思《吳都賦》：“斯實神妙之響象，嗟難得而覩縷。”

白居易《廬山草堂記》：“千變萬狀，不可覩縷。”

瓜，《說文》：“瓠也。”俗作苽，非是。（《麻韻》姑華切）

按：《干祿字書·平聲》：“苽、瓜，上俗，下正。”已經說明它的存在。敦煌文獻裏面也有這個字，如伯 2656《搜神記》：“吾夢見天人下來取我，爲（謂）吾曰：‘汝欲得活，得苽食之一頓，即君活也。汝不得苽，終須死矣。’今十二月非時，何由得苽？”這段話裏面一共出現了三個“苽”字，證明在當時它已經爲人們使用。不能夠否認它。

蕙，心所在也。同作萌，俗作蔎，非是。（《耕韻》謨耕切）

按：試與《廣韻·耕韻》進行比較，《廣韻》：“蔎，《爾雅》云：‘存存、蔎蔎，在也。’又莫登切。本亦作萌，又作蔎。”“蔎”字見於《爾雅》。所以方成珪說：“案：《爾雅·釋訓》音義萌字或作蔎，經典所收，亦非俗作。”

鹹，《說文》：“銜也。北方味也。”俗作馱，非是。（《咸韻》胡讒切）

按：《廣韻》《玉篇》都認為“醎”是“鹹”的俗字。傳世典籍裏面“醎”字也常見。例如：

《戰國策·楚策四》：“晝游乎茂樹，夕調乎酸醎。”

《齊民要術·種竹》：“糜熟，須令冷，內竹筍醎糜中一日。”

體、體，《說文》：“總十二屬也。”或從身。俗作躰，非是。（《齊韻》土禮切）

按：《玉篇·身部》“躰、體，並俗字。”“躰”字並不生疏。例如：

《大戴禮記·曾子大孝》：“身者，親之遺躰也。”

皇甫湜《論業》：“躰無常軌，言無常宗。”

四

任何一部辭書，在收錄字和詞方面要作到盡善盡美那是很困難的。就是今天有先進的編纂手段，也不敢說就把收錄的語料都包羅無遺。何況一千多年前的宋代。所以清代以來不少學者在研究《集韻》的時候都注意到這點。

如《東韻》盧東切：“穰，《博雅》：穰齊也。一曰：禾病。”陸心源校：“《廣韻》‘穰’下有‘穰’字，同。”《集韻》沒有收這個字。

《鍾韻》七恭切，陸校：“《廣韻》有‘逄，逄遷’。此未收，《玉篇》亦無。”

陳鱣校理《集韻》，曾經將《廣韻》和《集韻》作了比勘，不少小韻都標出《集韻》沒有收錄的字。此外，翻檢前代文獻，包括辭書也會發現一些漏收的字。如：

闐，《說文》：“低目視也。”弘農湖縣有闐鄉，汝南西平有闐亭。（《文韻》無分切）

按：馬釗曰：“案：《說文》‘閔’从旻，門聲。段注云：建安中改作聞，俗作閔，《集韻》不見有‘閔’字。《廣韻》曰：俗作‘閔’。”這個“閔”也應該看作漏收字。

崔豹《古今注·輿服》有一個“鞞”字，他說：“曲蓋，太公所作。武王伐紂，大風折蓋。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曲蓋焉。戰國常以賜將帥。自漢乘輿用四，謂爲輓蓋，有軍號者賜一焉。”《集韻》沒有收這個字，在《康熙字典》以前的辭書都沒有收錄這個字，他說：“鞞，字書不載，疑與鞞字同。……輓蓋，即今之曲柄繖也。”這是“鞞”的異體字，音匹計切，照說也應該看作漏收字。

《世說新語·棲逸篇》記載阮籍善嘯的故事，中間有這樣一段：“（籍）意盡，退還半嶺許，聞上嚙然有聲，如數部鼓吹。”這裏有一個“嚙”字，意思是樂器聲，這個字不見於大型辭書。根據它的音義，似應該同“啾”。《集韻·尤韻》將由切小韻裏面卻沒有收這個字。

除了漏收字以外，還會發現一些誤收字。那就是說，本來沒有這個字，編者錯誤地把一個形體相近的字錯收進來了。例如：

鍊，《方言》：鞞鞞，趙魏之間曰鍊鑿。（《東韻》都籠切）

按：《方言》第九：“鞞鞞，鍊鑿也。”陸校：鍊當即《說文》之鑿車軸鐵也。音鍊，此音東，誤。”方成珪校：“《方言·九》‘鍊’作‘鍊’。郭音東。盧紹弓學士謂當音鍊，此從東，與李文綬本《方言》同誤。”這是把“鍊”錯成了“鍊”，而又給它一個東音，因而誤收到這個小韻來了。

匱，盛米器。（同上，徂聰切）

按：《方言》第五：“炊箕謂之縮，或謂之匱。”郭注：“漉米藁也。音旋。”《廣雅·釋器》：“匱，藁也。”曹憲音泉，正音旋。與郭璞注音相合。這就是下文《僊韻》旬宣切所收的“匱”

字。音徂聰切是錯認為這個字從“公”得聲。它不當列在這個小韻。

涇，縣名，在酒泉。（同上，居雄切）

按：余蕭客校：“案：即樂涇縣，此誤”^⑧。丁士涵校：“《漢書·地理志》《後漢書·郡國志》酒泉郡有樂涇縣，此誤為涇，沿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之誤。”^⑨方成珪校同。

𨾏，巫也。（《鍾韻》癡凶切）

按：《廣雅·釋詁四》：“𨾏，也。”曹憲音力鍾。《廣韻·鍾韻》力鍾切收此字，訓同。《集韻·鍾韻》力鍾切已經收錄了這個字，音癡凶切不知道根據在哪裏。《集韻》女字義項一般放在小韻之末，這字卻列在女字之後，疑是後來增加的，值得懷疑。

𧈧，背呂也。（《賄韻》沽罪切）

按：這是一個錯字。《說文·彘部》“彘”字的解釋是“草木華葉垂，象形。”徐鉉音是為切，《彘部》的“彘”字纔有“背呂”的意思，《說文》說他“象脅肋也”。徐鉉音古懷切。這個“彘”應該是“彘”的誤字。

有些字從讀音上分析列在某個小韻有可疑的地方。例如：

岳，山節也。（《虞韻》元俱切）

按：姚覲元曰：“段云：‘岳不當元俱切。’”李貽德校：“貽按：本書祀或書作岳，然不得訓山節矣。山卩即卩字，稽之字典，《集韻》有子結一切，則此處舛誤。”方成珪認為：“案：《說文》：‘岳，高山之節也。’从山卩，小徐本有‘讀若隅’三字。”但是讀若隅的根據在什麼地方，沒有得到證實。

𨾏，紡車。（《侵韻》尼心切）

按：這個字從車，壬聲，纔會音尼心切。但是根據《說文·車部》的記載，這個字是從車，王聲。《說文》說：“𨾏，紡車。从車，王聲。”前面《陽韻》渠王切已經收有這個字，祇不過把“紡”錯成了“方”。

茶，茅莠。（《姥韻》後五切）

按：《詩·鄭風·出其東門》：“出其闔閭，有女如荼。”鄭箋：“荼，茅莠。”釋文：“荼，音徒，茅莠。”音徒就是平聲《模韻》的同都切，那個小韻已經收錄了“荼”字，並且列有茅莠這個意義。這裏的後五切不知有什麼根據？如果說上古音有透定轉曉匣的事實，但是用來說明這個音讀總覺得缺少點什麼。

附注

- ① 按：“𦵏”《支韻》章移切、《紙韻》遣余切、《真韻》去智切；“𦵏”在《真韻》力珍切、《準韻》里忍切、《稕韻》良刃切；“𦵏”《屑韻》蒲結切、《薛韻》必列切、又匹滅切；“𦵏”《清韻》卑盈切、《青韻》旁經切、《靜韻》必郢切。
- ② 參看趙繼：《〈集韻〉究竟收多少字》，《辭書研究》1986年第3期。
- ③ 本文以清嘉慶十九年顧廣圻重修本《集韻》為底本，用南宋明州本、潭州本和金州本參校。
- ④ 如方成珪所說：“案：《楚辭·湘君》作𦵏，𦵏不音靈。此作𦵏，形聲俱訛。極浦上而字誤衍。《類篇》作𦵏，音郎丁切。但作水名，不引《楚辭》。”姚覲元也說：“宋本無而字，是。段云：而字衍，宜刪。呂云：《楚辭》作𦵏，此恐誤。”
- ⑤ 陳鱣、李貽德校本《集韻》，現藏北京圖書館。
- ⑥ 某氏校本《集韻》原藏瑞安孫氏玉海樓，現入藏浙江大學圖書館。
- ⑦ 馬釗《集韻校勘記》南京圖書館、復旦大學圖書館、浙江大學圖書館均有傳抄本。
- ⑧ 余蕭客校本張金吾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卷七有著錄。國內圖書館有傳抄本多種。
- ⑨ 丁士涵校本藏上海圖書館。

（趙振鐸 四川大學中文系 郵編 610064）